

2026年第10期新闻稿：以色列和美国无法战胜伊朗



《德黑兰》，米特拉·塔布里齐安（伊朗）摄于2006年。

伊朗霍尔木兹省米纳卜市沙贾雷·塔耶贝小学的女孩们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侵略中丧生。谨以此篇，献予诸灵。

亲爱的朋友们：

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。

2月28日，谈判代表刚表示伊朗接受核计划的多项要求，几个小时后，美国和以色列就对伊朗发动了打击，这也是继2025年6月之后，美以对伊发动的第二次袭击。两次打击均属非法，侵犯伊朗主权，违背了《联合国宪章》的承诺。

伊朗是一个主权国家，也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，与美国并无不同。因此，伊朗享有《联合国宪章》赋予的一切权益和责任。美国签署、批准确认了《联合国宪章》，也就意味着美国政府对《宪章》及联合国其他成员国有履约义务。美国时任总统乔治·布什曾违背《联合国宪章》，发动伊拉克战争。随后的2004年4月16日，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告诉霍华德·斯特恩（Howard Stern）：“我觉得伊拉克战争是个严重错误。妄想我们离开之后，它会变成一个不错的民主国家，别开玩笑！”特朗普甚至没有听从自己的建议。



《理发店》，《穆罕默德·帕克扎德》摄于1958年。

对于伊朗这样一个人口将近1亿、有百年爱国主义传统的国家，美国为什么要在2025年和2026年两次发动袭击？特朗普在最近的一次**国情咨文**中讲到，主要原因是他认为伊朗有核武器计划。但伊朗反复表示，自己没有核武器计划。赛义德·阿里·哈梅内伊（Ayatollah Seyed Ali Khamenei）在2003年首次公布**教令**时已明确阐述这一点，而且这项教令早已提前十年前拟就。哈梅内伊在教令中指出，（在美国和西德的支持下，）伊朗士兵饱受伊拉克非法芥子气和其他化学武器之苦。鉴于这样的经历，以及哈梅内伊本人对伊斯兰伦理的理解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在道义上不可接受。伊朗历任领导人都一再重申过同样的观点。

在2月24日的国情咨文中，特朗普表示：“我们没有听到过‘我们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’这样的悄悄话。”但哈梅内伊表达过这样的主张。其实就在特朗普发表咨文的几个小时前，伊朗外长赛义德·阿巴斯·阿拉格齐（Seyed Abbas Araghchi）就发表过**推文**：“根据最高领袖的教令，从意识形态立场出发，我们绝对不会寻求核武器。不管他们想要如何核实，我们都准备好了。”他还反问：“我们得用哪种语言说我们不想要核武器？”阿拉格齐用波斯语的声明已翻译成多种语言。不过，这条消息看起来好像没能传进白宫。



《无题》，苏赫拉布·塞佩赫里（伊朗）作于20世纪60年代。

1957年，美伊**签署**《民用核能合作协定》（the Agreement for Cooperation Concerning Civil Uses of Atomic Energy），允许美国通过艾森豪威尔总统（President Dwight D. Eisenhower）**创设**的“和平利用核能”计划（the Atoms for Peace program），向伊朗转让核技术和材料。1959年，伊朗政府仍由末代国王默罕默德·礼萨·巴列维（Mohammad Reza Pahlavi）控制，但已开设德黑兰核研究中心（the Tehran Nuclear Research Centre）。几年后，美国向伊朗提供了一座5兆瓦热核反应堆，用于医用放射性同位素生产和科研。

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，新政府中止核能研究计划。继1988年两伊战争正式停火、1989年大阿亚图拉·鲁霍拉·霍梅尼（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）去世之后，伊朗重启核能计划，用于发电、医用同位素生产和科学培训。1995年，伊朗与俄罗斯签署协议，在伊重建布什尔核电站（the Bushehr Nuclear Power Plant）。该电站于1975年由西德建造，后被伊拉克利用西德情报炸毁。伊朗官员再次反复表示：“我们绝不想要核武器。”但他们因为前文所说的目的重启核能计划时，美国似乎并不相信。



《无题》，法拉·奥苏利（伊朗）作于2003年。

2001年和2003年，美国相继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，清除了伊朗的两大宿敌，即塔利班和萨达姆政府。随后，一切都变了。伊朗曾被邻国重重包围，在这之后就有机会与伊拉克、叙利亚和黎巴嫩建交。美国并未厘清非法战争的后果，这对其而言是一个冲击。为了孤立伊朗，小布什政府编造了伊朗谋求核武器的谎言，利用国际原子能机构（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，简称IAEA）为其私利服务。

小布什一贯无视眼前事实。这些事实是什么呢？

1. 2007年，美国情报界在《国家情报评估》（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）中得出结论：“我们高度确信，伊朗在2003年秋停止了核武器计划。”问题并不在伊朗此前是否有核武器计划，而是中情局和其他机构一致认为，伊朗在2003年之后没有此类计划。
2. 2011年，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一项报告，提示伊朗采购各类材料（“核相关及两用设备”），暗示其“可能用于军事方面”，只是没有证据。每项指控都附带着警告。国际原子能机构似乎受到了美国政府及其欧洲盟友的巨大压力。这份报告全是政治影响的痕迹。
3. 2015年，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时任总干事天野之弥（Yukiya Amano）撰写的《关于伊朗核计划以往

和目前未决问题的最终评定意见》（Final Assessment on Past and Present Outstanding Issues regarding Iran's Nuclear Programme）。报告总结性指出，没有“任何可靠的迹象”表明伊朗在2009年之后是否开展了与发展核爆炸装置有关的活动，也没有任何可靠的迹象表明有核材料转用的情况。

4. 2025年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·马利亚诺·格罗西（Rafael Mariano Grossi）明确告诉半岛电视台（Al Jazeera）：“我们没有在伊朗发现任何活跃、系统性的核武器制造计划的迹象。”

“我们没有发现”，没有比格罗西更明确的声明了。应该把这句话和佩泽希齐扬总统（President Pezeshkian）的声明放在一起，问一问“我们该用什么语言来说不想要核武器？”

伊朗没有核武器。打着核武器的旗号发动战争，就是走了小布什借口伊拉克有“大规模杀伤武器”的老路。核武器在哪里？在他的想象里。



《重逢》，卡泽姆·查利帕（伊朗），创作年代不详。

诚然，伊朗内部存在很多大问题。美国和欧洲企图让伊朗的经济崩溃，加之经济事务和财政部长赛义德·阿里·马达尼扎德（Seyed Ali Madanizadeh，毕业于芝加哥大学）糟糕的经济管理，给伊拉克劳动人民造成严重的问题。不过，如果美国强加的混合战不停，经济 and 人民仍被扼制，伊朗就无法解决自身问题。



《最后的晚餐》，萨拉·伊萨哈里安（伊朗）作于2016年。

伊朗人民太熟悉战争了。从1856 - 1857年的英波战争（the Anglo-Persian War），到1980年的伊拉克入侵，再到最近的混合战，战争一再强加到伊朗人民的身上。

伊朗诗人贝赫扎德·扎林普尔（Behzad Zarrinpour，生于1968年）的诗作《无尸的敞口棺材》中记录了小布什“严重错误”造成的恐怖战争，诗篇优美、很有感染力。在这里，我想与诸位分享其中节选：

风将毁灭的味道
灌满城市的鼻腔。
无人逃离酷烈骄阳
去倚靠温柔的危墙。
桌布铺开，无情冷待，
承诺皆是空口，
胃里没有面包
只有子弹，
还有破产的盐商
派出他们的麻袋

奔赴前线，装满土沙。
祖母的舌头吓得僵滞不堪
她已记不得祈祷的经文。

热忱的，

Vijay